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羣經十二

焦氏竑東宮講義

六卷

存

郝氏敬九部經解

一百六十五卷分見各經

存

敬自序曰余蚤歲授詩成進士三試為宰再補諫官十年之内兩黜考功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予心恧焉甲辰歲遂棄官隱一畝之宫僻在荒郊衡門長掩永日無事乃取經籍課誦久之於訓詁外微有新知苦性鹵隨事備忘前後涉獵九經為九解分九部乃銓九叙曰庖犧作易文王演序周公繫爻孔

子贊翼四聖相授道本一致百家之説紛然煩碎執義者遺象狥象者失意邵雍圖先天分易為二考亭守蓍筴義主卜筮小道可觀致遠恐泥緯稗亂正易道旁騖矣作周易正解部第一四代之書邈兹逖矣漢之伏生九十記憶太常鼂錯踵門肄習凡得二十有八篇真四代之弘璧巳晚出古文託名孔壁良苦真贋叟不相襲而二千年碔砆混其良玉不可以弗別也作尚書辨解部第二詩三百五篇授自毛公古

序精研六義明通考亭氏盡改其舊斥為鑿空遂使雅頌失所國多淫風先進後進吾誰適從其毛公乎作毛詩原解部第三孟子云王者迹熄而作春秋五霸得罪三王春秋為五霸而修也世儒誣仲尼獎五霸貶天子退諸侯吾聞諸夫子直道而行與民共由豈其譸張名字深文隱語如世所求乎作春秋直解部第四禮家之言雜而多端迂者或戾乎俗而亡者未覩其全蓋記非一世一人之手而道有所損所益

之權訓詁之士鑿以附會理學之家割以別傳辭有純駁義無中邊舉一隅則矛盾觀會通則渾圓作禮記通解部第五儀禮十七篇禮之節文耳先儒欲引以為經夫儀烏可以為經也儀者損益可知而經者百世相因其辭繁而事瑣或强世而違情昔之讀者苦於艱深支分節解盤錯可尋也作儀禮節解部第六周禮五官終始五行司空考工水藏其精緯象之言縱横之心說者謂是書周公所以致太平六官錯

簡河間補經世儒因加考訂而不知本非闕文也作周禮完解部第七天縱上聖為斯文主弟子問道而作論語廣大精微包羅萬有無行不與誰不由戶四時行生日月開牖大道忘言默識善誘小子何述詳說以補作論語詳解部第八戰國塵風處士横議周道榛蕪文武墜地鄒魯相近澤未五世孟子願學曰私淑艾七篇之言居仁由義稱述堯舜入孝出弟守仲尼之道以待後之學士反約則同詳說豈異作孟

子說解部第九書成通爲卷一百六十五爲解一百六十七萬言起草於乙巳之冬卒業於甲寅之春越六年己未殺青斯竟

李維楨曰仲與病漢儒之解經詳於博物而失之誣宋儒之解經詳於說意而失之鑿乃自爲解易解曰正尚書解曰辨詩解曰原春秋解曰直禮記解曰通周禮解曰完儀禮解曰節論語解曰詳孟子解曰說質之理而未順反之心而未安即諸大儒訓詁世所

誦習尊信必明晰其得失要以不失聖人之心不悖聖經之理而止起漢宋諸君子九京而與之揚扢必為心服首肯矣豈若劉綽輩織綜經文詭其新說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者乎

經解緒言一名山草堂談經

九卷

存

敬自序曰聖人雅言詩書執禮而著之經經者聖人

之文也夫子謂文王既殁文不在兹故贊易作文言文言者聖人所以談經也士修文而不明經舍秋實而采春華也予椎魯無文蒙受一經垂老涉獵旁通發揮而喜於談說家無好學子弟外無師友環堵一室抱膝伊吾時有所會手口共語要之不越六經糟粕耳士大夫羣居議論時政月旦人品區區掃軌杜門二十年耳目面墻惟於几案間親聖賢薫炙而相師友不啟不發欲言而誰與言欲不言而終古茫昧

困蒙不告寧秦越人之肥瘠與解經暇日撮其瑣言題曰談經昔秦之談士引經非時而因以禍經晉之談士舍六經談老莊而因以誤國由斯以談談何容易吾夫子終日言然頗惡人之空談者故曰予欲無言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則予又似多言矣

曹氏學佺五經困學

九十卷

存

學佺自序曰或問於予曰子之注釋五經也何故曰予蓋欲修儒藏焉以經先之也擷四庫之精華與二氏為鼎峙予之志願畢矣問子之釋五經也與漢宋諸儒異乎同乎曰予固不敢立異於諸儒而亦不能以盡同也曰子之名困學也何故曰昔者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而又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罔與殆皆其所不容不憤也夫子有樂以通之予惟知有憤而不知有樂也夫是之謂學夫是之謂困

王氏惟儉經抄

六卷

未見

熊氏明遇五經約

未見

俞汝言曰明遇號檀石進賢人萬歷辛丑進士累官兵部尚書

蔡氏毅中六經注疏

四十三卷

未見

黄虞稷曰崇禎三年具表進呈

徐氏鑒諸經紀數

十八卷

存

李延昰曰豐城徐鑒觀父撰萬歴辛丑進士監察御

史巡視南畿學政

楊氏聯芳羣經類纂

三十四卷

存

繆泳曰楊聯芳字懋實南靖人萬歷辛丑進士仕至貴州按察副使其書以類編之曰君臣曰敬天曰勤民曰節財曰用舍曰學校曰禮制曰樂和曰刑罰曰征伐曰謀斷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婦曰朋友凡一十五門萬歷癸丑序

樊氏良樞寱言

二十一卷經說分見各經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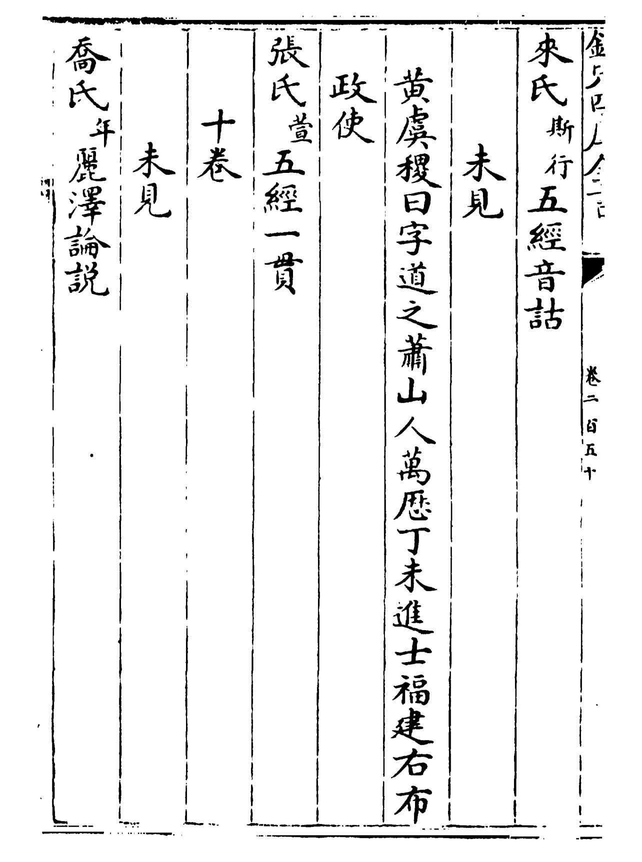
鄧氏光舒五經繹

未見

高世泰曰鄧光舒字祿之黄陂人萬歷丙午舉於鄉

歷官慶南知府著五經繹

考諸家目録不見有是書疑鄧元錫之誤



來氏斯行五經音詁

未見

黄虞稷曰字道之蕭山人萬歷丁未進士福建右布政使

張氏萱五經一貫十卷

未見

喬氏年麗澤論說

十卷

未見

梁氏宇五經類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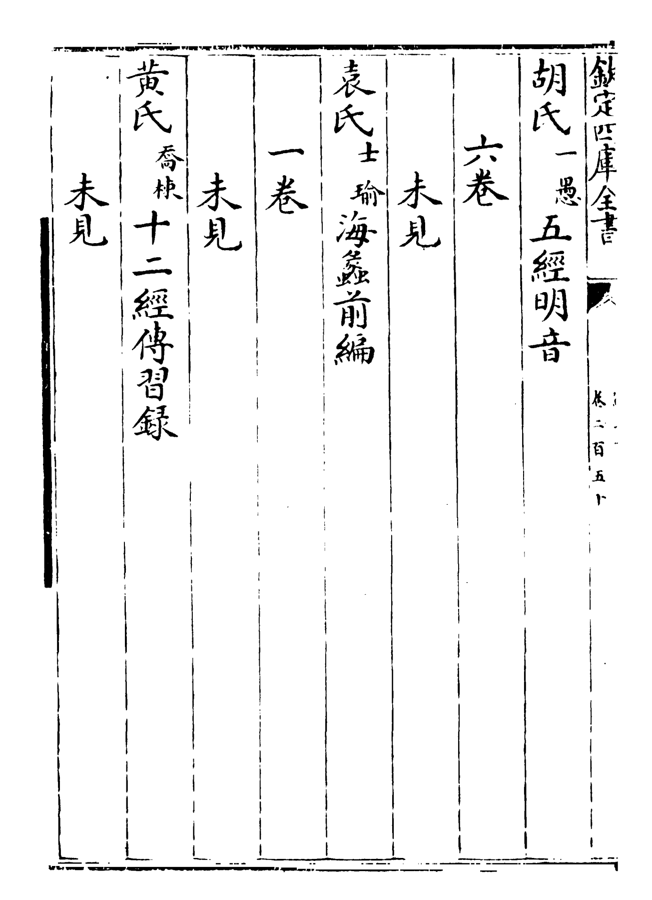
四卷

未見

趙氏元輔六經圖

五卷

未見



胡氏一愚五經明音

六卷

未見

袁氏士瑜海蠡前編

一卷

未見

黄氏喬棟十二經傳習録

未見

陸元輔曰喬棟恭肅公光昇子字以藩事親至孝以父蔭歷官雲南知府恭肅有諸經注解獨詩經未就喬棟足成之撰有十二經傳習録

楊氏惟休五經宗義

二十卷

未見

陳氏洪謨五經輯略

未見

張氏睿卿五經釋義

十卷

未見

堵氏維常三經澤

闕卷

未見

黄虞稷曰無錫人其子脩錫為湖廣提學副使輯其

遺書

楊氏文昇五經私録

二卷

未見

趙氏宧光九經漢義

未見

談經彚草

未見

梁氏斗輝十三經緯

九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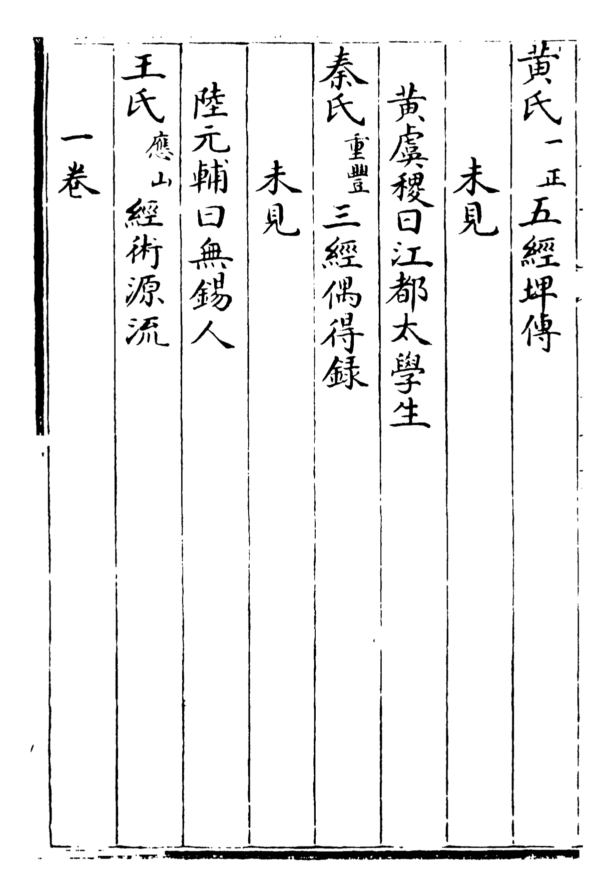
存

斗輝自序曰孔子删述六經自五經分而樂經僅存一篇以附禮記全書闕焉五經又分周禮儀禮禮記為七經復益以孝經論語為九經以春秋分三傳為三合孝經論語為一於是有十經以六經加六緯於是有十二經以易書詩三禮三傳加孝經論語孟子爾雅謂之十三經羣聖心法始大備顧世皆左袒宋

儒以關閩濂洛居然洙泗遺音獨不思起烈焰而蹟之石渠天禄蘭臺虎觀者伊誰力乎林駉有言學未到康成未可輕議漢儒故予每於論次中第寓損益之丈而得失自見不敢過為譏貶即間有所短長亦考證前哲非懸臆斷敢云升堂入室聊資窮經一啟鑰云爾

張氏雲鸞五經總類

未見



黄氏一正五經埤傳

未見

黄虞稷曰江都太學生

秦氏重豐三經偶得録

未見

陸元輔曰無錫人

王氏應山經術源流

一卷

未見

鄒氏初基五經通說

未見

張氏瑄五經總類研朱集

二十二卷

存

周鍾曰大生精經學是編刪繁蕪標典義使讀者條理闕循而指歸不亂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羣經十三

陳氏仁錫六經圖考

三十六卷

未見

王氏啓元清署經談

十卷

未見

鄭玥曰啓元字心乾馬平人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

馮氏一第十三經借課

佚

高世泰曰崇禎十六年八月張獻忠陷長沙孝廉馮一第死之一第字棖公天啓丁夘舉於鄉著有十三

經借課

孫氏承澤五經翼

二十卷

存

承澤自序曰曩時海内藏書家稱汴中西亭王孫予官汴時西亭已歿與其孫永之善因得盡窺其遺籍約十萬餘卷尤重經學中多祕本世所鮮見予雖困頓簿書日借其經學一類課兒輩抄録之攜歸京師

壬午河決王孫之書盡沈洪流中賴予家猶存其什一至甲申之變予家玉凫堂積書七萬餘卷一時星散無復片紙存者是歲秋冬僵卧城東魚藻池上書賈荷書來售多予家故本封識宛然泣焉欲涕又中祕故藏狼藉於市間質衣物收之病廢之餘猶取諸書有裨經學者或錄其序跋或錄其論說久之成帙數年以來朝焉夕焉饑當食寒當衣孤當友病當藥石者惟此是賴禹航嚴子顥亭省母南還過别予退谷

因託而梓之以公同志老病餘生名根久斷非敢以此侈該博也古人遺書日就銷滅經學之書存世者尤鮮嘗一臠而知全鼎則經翼諸篇誠窮理者之所必資也顥亭之意與予相同而予更識其聚散之感如此

朱彛尊序曰古之仕焉而已者歸教其鄉里尊之曰先生親之曰父師王者養之則曰國老乞言合語載諸惇史授數而論說之若傳記所稱老彭老聃皆殷

周之國老而遲任周任之言殆即惇史之文也漢之時伏勝張蒼轅固博士江翁胡毋生杜子春之徒多以耆耋教授弟子蓋聖人之道莫備乎經學者必老成人是師庶學有統而道有歸然守一家之說足以自信不足以析疑惟衆說畢陳紛綸之極而至一者始見故反約之功貴於博學而詳說之也吏部侍郎究平孫先生年八十矣好學不倦集漢以來諸儒五經序義分為二十卷名曰五經翼給事中餘杭嚴公

鏤版行之先生凡五致書命予為序予惟經學之不明非一日矣自漢迄唐各以意說散而無紀其獘至於背畔貴有以約之此宋儒傳注所為作也今則士守繩尺無事博稽至問以箋疏茫然自失則貴有以廣之先生是書所為述也當萬歷中周藩宗正灌甫藏書八萬餘卷至黄河水决遺籍盡亡初先生知祥符縣事時從其孫永之借鈔諸經義後又益以祕閣流傳諸書故多世所未見者予不學未能發明五經

之蘊因述先生之老而好學無愧於古之致仕者以為當世法俾讀其書若見惇史且及其采輯所從來蓋歷數十年而始成洵匪易矣嚴公亦與予善其勤學下士相等事三老者必有五更告於先生者必及君子然則舍嚴公其誰也

顔氏茂猷五經講宗

六卷

存

陳氏龍正朱子經說

十四卷

存

龍正自序曰朱子語類畧定頗無憾惟說經一類占且大半私念傳注者朱子生平精力之所聚也各附經以見未甞入本集此實傳注之餘而獨攙入語中為一類顧又獨多於衆類綱紀非稱譬之車以載物而物跨於車室以處人而人壯於室曷不別為一書

使窮經者尤便考證乎攜入都以示伯玉而未質也伯玉讀之踰月喜甚謂立義起類更置先後裁併條句渾然燦然莫可易者惟說經宜提出別行更快人意予聞躍然事固有不約以孚如斯者所以懐來遂決但朱子當年或因門人執經問難旁及他事與經指絶不相涉則移從各類或他類中有專為經文經義發明亦移入說經凡以益於省覽使人無茫然混淆之困而已聖作明述皆欲置人清辨之地也去其

混淆與以清辨意者因說經之意以通經意者歟

又序曰嗚呼此予所為朱子經說原序也越四年為

甲申而有三月十九之事伯玉殉難最先最烈與劉

宮諭理順並軌馬念海內同志不過數人而學同者

尤鮮以禪染方熾或明承或暗隨求其純以孔孟之

學晝夜相切磨者在京邸時惟伯玉暨劉公耳至其

臨大節也皆卓絕嗚呼正學不足以益人顯遂而足

以固人忠貞茲非其明驗耶伯玉已矣今而後復有

好研經術好讀語錄由程朱溯孔孟學孳問難相對無倦者天南地北屬之何人不數月間遂成隔世每展卷輒潸然長歎

陳氏際泰五經讀

五卷

存

劉氏同升五經四書大全注疏合編

未見

繆泳曰公字孝則吉水人崇禎丁丑賜進士第一人

除翰林修撰後死於難

黄氏欽五經說

未見

建昌新城縣志黄欽字子安自號九疊山人

夏氏璋五經纂注

存

朱隗曰璋字叔瑜

郁氏禾五經考辨

一卷

存

按郁氏不知何許人亦未晰其時代第知其字曰計登而已休寧戴生錡獲之揚州士人家手錄以歸文凡二十二篇又序一篇辭甚條暢不襲前人齒牙可謂博雅之士

顧氏炎武日知錄說經

七卷

存

陸氏元輔十三經注疏類抄

四十卷

存

陸嘉淑序曰名物器數之繁莫備於經考覈形狀制度比類指象探賾窮變莫詳於漢唐諸儒蓋雖艸木禽魚工人祝史所創述方名經述所載列無不竭智

畢慮盡其纖微曲折而後止嗚呼名物器數先王禮樂之本而治天下之具之所託也且使茉莒螽斯之義不著則比興微矣壇墠堂室之制涸則宗廟朝廷之禮誤矣柷敔管磬鏞鬲罍登之數不存則無以降神靈通肸蠁矣揖讓進反粉畫行綴之法不詳則禮不勝其慢易矣如是而徒欲以詁訓之空言滌盪天下之情志漸摩斯世之習俗三代之治之所以不復見於後世也吾家翼王讀書王太常煙客家與中舍

周臣為友相與講求先王禮樂之具與其所以致治之原慨然謂讀書必自窮經始窮經必自漢唐注疏始然注疏之文汗漫雜出紛賾隱奧苦於考據別識之難也於是發凡起例為之疏通裁斷部分族居大而郊廟朝堂之制禮器樂數之品章以及一事一物禽魚草木之微無不綜以綱維歸之條例於是羣經之所有一披籍而了然皆可指掌而盡焉本末兼該精粗咸貫世有知而用之者可執此以往下此亦可

備文人賦家之考索其用精矣其致力勤矣巽王家畷城先輩多經學之士如張公路張茂仁丘子成唐叔達徐女廉之流指不勝屈巽王又親為黄陶庵先生入室弟子宜其學有師承而著書足以垂後也後之讀此書者以之備考索鉤稽之用固得矣然無僅以為文人賦家之所資焉則巽王著疏之意庶其不泯沒乎予故序而論之

汪氏琬經解

四卷

存

沈氏衎十三經文鈔

五十卷

存

衎自序曰大道之在天下其統歸乎一而已矣道之全體大用具見於經庖犧之儀卦虞廷之十六字道統從此始矣道統即學統也商君臣言性言學言誠

文王周公孔子繫易之辭禮經雅頌制作昭明道統之傳承無岐軌焉周道缺微異萌斯起孔子修定諸經與門弟子雅言詩書執禮商瞿傳易卜商傳詩左丘明傳春秋史法曽參傳大學孝經子思傳中庸以至有若孟子之徒傳論語游夏之徒傳爾雅其後散處諸侯之國以友教天下公羊穀梁傳春秋經法數傳之間經學正而道統乃正自秦滅學漢世收遺經於残脫之餘於是人各異師或數人而合一經或一

經而分數家說滋繁而義滋裂愈降而由漢歷唐以至宋千有餘年經術蕭然謝絶其間特起之士知稱說經義以明道德者不過數人猶擇焉不精語焉不備葢經學散而道統亦散矣宋室大儒曠代拔興淵源相接傳聖人之心於孔子修定之中然後學統復正累承以至於今然自春秋戰國以來為吾道賊害者亦復根萌燼然於其間如六經注解六經注脚六籍無書即心是經之邪說瞽趨者猶樂其新奇而爭

烓之蓋未知所底也幸際聖德昭明用經術以敦勵天下使學統歸於一是竊觀自古聖功王事義備於經經義之備著於文辭後世説經之文亦經義之文辭所為支流餘裔也自傳注釋詁而外以篇章説經有儒林之文有理學之文儒林之文本乎學問意見考據探索足以發揚志識而經制之業出其中焉理學之文本乎窮理致知明體達用足以開來繼往而道統之傳出其中焉理學之文所謂其統歸於一是

者也儒林之文則醇疵得失見焉抑或其文其人則居然理學也而其言出入離合見焉以一是而論惟去彼取此足矣然論學不可以不嚴而論文則不得不寛何則惟嚴而後統始正也惟寛而後知統之不可以不正也聖人之於經亦然易序乾坤而謹復姤也詩貴正而兼變也書貴治而存亂也春秋貴予而示奪也聖人豈容有進退損益哉惟復姤之必謹而後知乾坤之義爲深遠也變之害正而後知變之不

可不正也亂之侵治而後知亂之不可不治也奪之僭於予而後知奪之當懼而歸於予也此聖人憂天下之情也今夫說經之文之有鈔也使醇疵得失出入合離其說畢陳於前而後知治是統者之不可以不謹操是統者之不可以不嚴故曰惟嚴而後統可正也惟寛而後知統之不可以不正也經之統正則學之統正而道統無勿正矣由是編而審所別擇焉凡造化之所以絪緼蕃變王道之所以崇效卑法天

德之所以精義入神經制之所以因革損益酬酢之所以常變經權人物之所以升降進退衡別之所以得失異同類族之所以典常秩序於以窮天下之事理而致天下之大用聖功王事詎有不備乎此而徒以資經生之佔畢已哉且國家取士首重明經士子所誦習以應制舉不越乎章句帖括之間未嘗窺見古人宏深浩博之業以審其源流得是編以開明之則始進之學既識本原於以備顧問而贊大議參大

政將使經術弘備而治教休明不無小補竊有厚望焉

秦氏駿生經生塵

六卷

存

繆泳曰駿生字山子錢塘諸生其說經詩曰詮書曰衆易曰天春秋曰與禮曰勺嚴侍郎沆序之

王氏復禮二經彚刻

十二卷

存

毛奇齡曰草堂取孝經大學諸家改本會萃刊之

黄氏百家說經千慮愚得

三卷

存

饒氏失名五經纂要

未見

錢啓忠序曰六經由漢而唐而宋諸儒代興各有注

疏不啻汗牛充棟矣明興乃芟其繁冗歸於畫一易
詩宗朱子書宗蔡氏春秋宗胡氏禮宗陳氏户誦家
習奉為令典非是則縹緗不錄黌序勿登誠不欲以
多岐亡羊蓋其慎也然其間如詩之不叶於傳序也
春秋之盡斥夫公穀也書之拘牽於躔度也禮之聚
訟於明堂也易之僅歸於卜筮也不無滯義夫漢儒
即未克明經亦克窮經其勤有足嘉者今經學自本
注外併大全一書儲之學官鮮寓目焉者東岡饒氏

茹蔬啜水老而勿倦講學於羊城歸仁院别為纂要

可謂刻勵於學者也

亡名氏九經要覽

未見

張萱曰內閣抄本莫詳姓氏采九經語分類成書

九經總例

未見

張萱曰九經諸本互異此書總其互異者詳辨之曰

書本曰字畫曰注文曰音釋曰句讀曰脫簡曰考異凡七則依旴郡廖氏元本梓之莫詳姓氏

權氏近五經淺見錄

佚

高麗史近初名晉字可遠一字思叔辛禑時左司議大夫禑曰此人為諫官使予不得游幸何可近侍合令防倭耳著入學圖說五經淺見錄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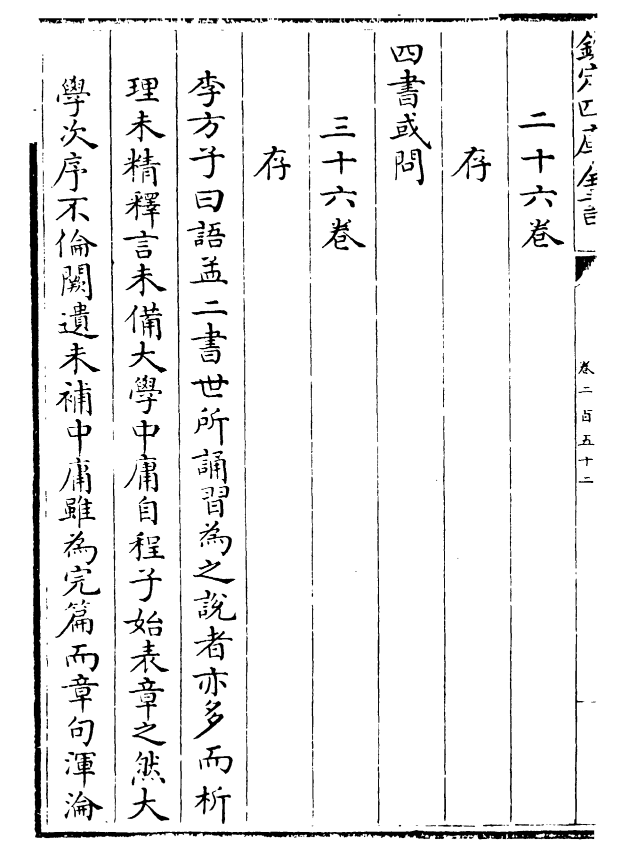
四書一

朱子熹四書語類

八十卷

存

四書集註章句



二十六卷

存

四書或問

三十六卷

存

李方子曰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為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自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為完篇而章句渾淪

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説而斷以已意彙别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藴奥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當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陳宓曰先生所著書數十種而尤切於世教者曰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語孟集註

陳普曰文公四書大意精義發明抉剔似無餘藴今細詳之則其引而不發留待後人者尚多

王禕曰論語先漢時已行諸儒多為之注大學中庸二篇在小戴記中註之者鄭康成也孟子初列於諸子及趙岐註後遂顯矣爰自河南程子實尊信大學中庸而表章之論語孟子亦各有論説至朱子始合四書謂之四子論語孟子則為之註大學中庸則為之章句或問自朱子之説行而舊説盡廢矣於是四

子者與六經並行而教學之序莫先焉

薛瑄曰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藴

喻氏（樗）四書性理窟

佚

張氏（九成）四書解

宋志六十五卷

佚

陳氏舜中四書集解

佚

黄氏榦四書紀聞

未見

葉氏味道四書說

未見

姓譜守知道溫州人師事朱子嘉定中進士授太學

博士兼崇政殿說書

劉氏（爚）四書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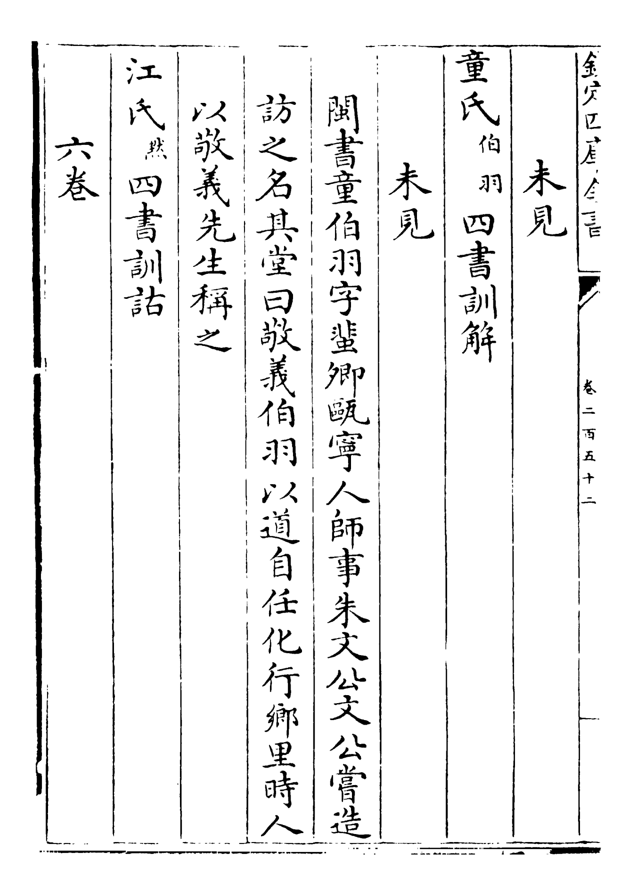
佚

劉氏（炳）四書問目

佚

閩書炳字韜仲建陽人與兄爚從文公游舉進士累官兵部侍郎朝請大夫

潘氏（柄）四書講義



未見

童氏伯羽四書訓解

未見

閩書童伯羽字蜚卿甌寧人師事朱文公文公嘗造訪之名其堂曰敬義伯羽以道自任化行鄉里時人以敬義先生稱之

江氏烋四書訓詁

六卷

未見

姓譜字德功崇安人從朱文公游乾道中進士歷安

溪光澤尉

黄氏士毅四書講義

未見

姓譜字子洪莆田人號壺山師事朱文公

程氏永奇四書疑義

佚

戴説曰永奇字次卿號格齋休寧程先之子朱子門人

胡氏泳四書衍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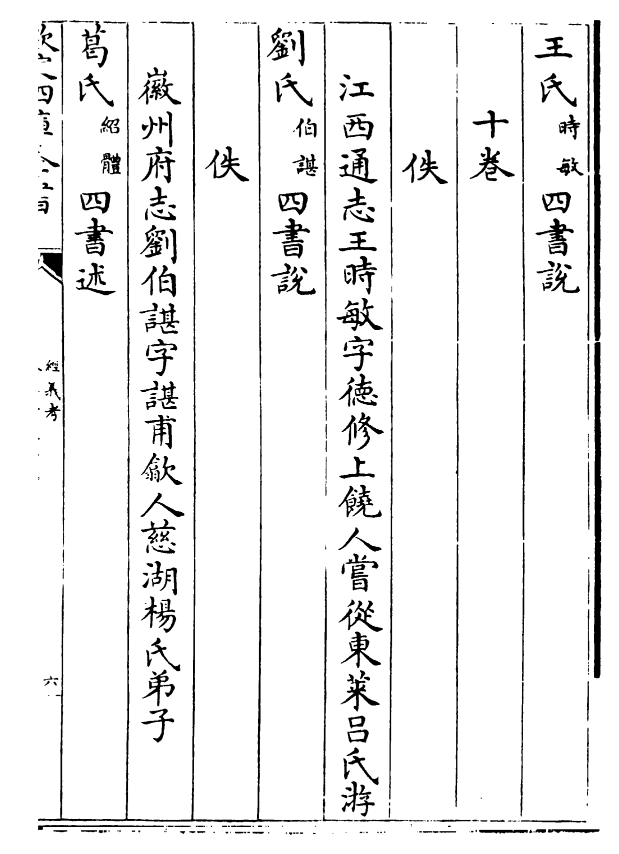
佚

戴説曰泳字伯量南康建昌人朱子弟子

王氏過四書解義

佚

陸元輔曰朱子門人


王氏時敏四書說

十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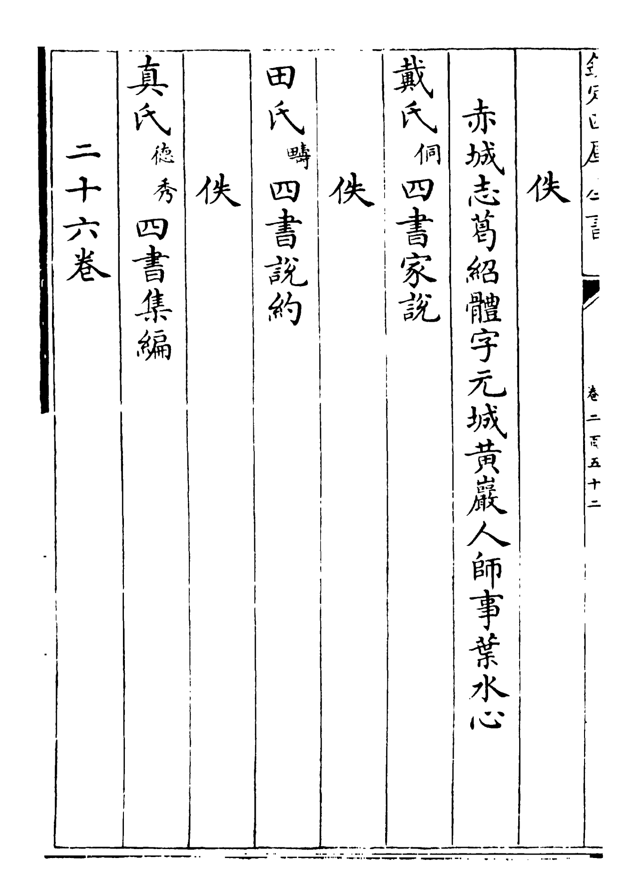
江西通志王時敏字德修上饒人嘗從東萊呂氏游

劉氏伯諶四書說

佚

徽州府志劉伯諶字諶甫歙人慈湖楊氏弟子

葛氏紹體四書述



佚

赤城志葛紹體字元城黄巖人師事葉水心

戴氏侗四書家說

佚

田氏疇四書說約

佚

真氏德秀四書集編

二十六卷

存

真志道學庸集編後序曰大學中庸集編先公手所定也公每晨起坐堂上炷香開卷必點校一章從而演説其義子姪皆立侍焉既終篇呼志道而前告之曰大學中庸之書至於朱子而理盡明至予所編而説始備雖從或問輯畧語録中出然銓擇刋潤之功亦多間或附以己見學者儻能潛心焉則有餘師矣然又須先熟乎諸書然後知予用功深采取精此亦

自慱而約之義也志道拜受此書銘記於懐於今三紀不敢失墜挈之邪居閒以語同志而郡博士謝君聞之来請甚勤且曰刋之泮宮俾家有其書人傳其學豈不公溥志道有感其言遂出授之且著其説於下方使得此書者必深思而力践之斯為善讀庶亦不負謝君私淑之意謝君莆之名士於斯道有聞故於學政知所先務云如論語孟子集註雖已㸃校而集編則未成

劉才之序曰朱子四書郡庠舊所刊也自壬子水蕩之後遂為闕里一大欠事近得西山所編中庸大學本之朱子集註附以諸儒問辨間又斷之以己意會萃詳采擇精誠後學所願見者已鋟之梓為行其傳惟論孟二書闕焉扣之庭聞則云已經點校但未編集是論孟固未嘗無成書也一旦論諸堂上學正劉樸谿承謂讀書記中所載論孟處與今所刊中庸大學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衍義等書亦有可采摭者因

勉其彙集成書凡五閱月而帙就又五閱月而刋畢至是西山所編之四書為大全不惟有以成西山㸃校之初志抑使天下學者得是書而讀之皆曰自是建學始庶知沿流而遡源夫豈小補云乎哉咸寧九年至日

謝侯善後序曰朱子四書布發天下而闕里之舊鋟無存豈荆人不貴王鮫人不貴珠邪意其得之於家傳面命之餘視此為筌蹄僕贅真璜闕守聞之而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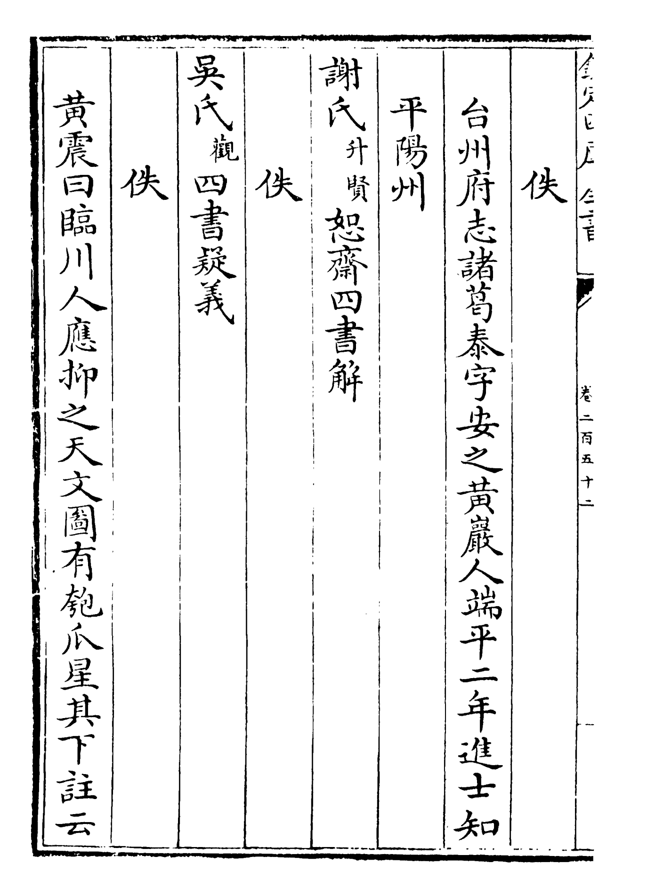
且懼敬尋舊籍而求再刋之乃得真西山先生點校手澤於夏猷之遺喜其無魚得兼可為今世一部韶樂亟命工刋之於郡庠以為未得魚兔者設亦俾來者知其象脈之所自出歟時咸淳壬申正月人日

張氏（津）四書疑義

佚

括蒼彙紀張津字子問龍泉人

諸葛氏（泰）四書解



佚

台州府志諸葛泰字安之黄巖人端平二年進士知平陽州

謝氏升賢恕齋四書解

佚

吳氏觀四書疑義

佚

黄震曰臨川人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註云

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此星而言

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

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建昌吳觀

附此於四書疑義

沈氏貴瑤四書要義

宋志七篇

未見

陳氏應隆四書輯語隆或作龍

宋志四十卷

未見

張萱曰集中多采宋儒語録凡四十卷内閣本闕三十五三十六二卷

石氏𡼏四書疑義

佚

黄震曰近世有石𡼏學於晦庵門人李閎祖作四書疑義

黄氏績四書遺說

佚

閩書績字德遠莆田人仕為學正

盧氏孝孫四書集義

一百卷

佚

四書集畧

四十二卷

未見

張萱曰孝孫取考亭語録文集為四書集義又病其博而未精於是復為集畧芟繁撮要深寓反約之意

廣信府志盧孝孫字新之貴谿人受業真西山之門嘉泰間舉進士為太學正淳祐初上幸太學獻所編四書集義學者稱玉谿先生

章氏允宗四書管見

佚

蔡氏元鼎四書講義

佚

蔡氏模四書集疏

未見

吳氏真子四書集成

存

崑山徐氏含經堂有之

趙氏順孫四書纂疏

二十六卷

存

順孫自序曰子朱子四書注釋其意精密其語簡嚴渾然猶經也順孫舊讀數百過茫若望洋因徧取子朱子諸書及諸高第講解有可發明注意者悉彙於下以便觀省間亦以鄙見一二附焉因名曰纂疏顧子朱子之與順孫何足以知之架屋上之屋强陪於頍達公彦後秪不韙耳遇大方之家則兹疏也當在

所削

洪天錫序曰或問尹和靖讀易傳之法和靖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李延年聞之曰此語固好然學者須理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有歸著方可及此二先生豈異旨哉言各有當也葢學不可以徒博亦不可以徑約徒博則雜徑約則孤此約禮必先之以博文而詳說乃所以反約也文公朱子之於論孟既成集義又作詳說既約其精者為集疏又疏其所以

去取之意為或問其後集注删改日以精密而或問遂不復修文公自謂集注乃集義之精細一字稱輕等重不可增減讀論孟者取是書焉可也格庵趙公復取文公口授及門人高第退而私淑與集注相發者纂而疏之間以所聞附於其後使讀之者如侍考亭師友之側所聞非一人所答非一日一開卷盡得之博哉書乎然非約之外有所謂博也人莫不飲食也知味者鮮文公一生精力多在此書一章之旨一

字之義或數年更易而後定或終夜思索而未安學者以易心讀之豈能得聖賢之意哉如撥先儒與諸家之說有隨文直解而以先後為髙下者有二說俱通終以前說為正者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不可分先後者諟非親聞未易意逆此纂疏所以有功於後學也僕晚末聞道加以衰瞶廢學公不鄙辱敎且命之曰序以幸子竊惟論孟二書文公凡幾序矣僕於要義而得熟讀深思優游涵泳之說於訓蒙而得本

末精粗無敢偏廢之說又於集義而得操存涵養體驗充廣之說終身受持猶懼不旣何敢役措一辭抑文公曾有言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注解有或問看来看去不用或問只注解足矣久之不用注解只正經足矣又久之只有一部大學在吾胸中正經亦不用矣此文公喫緊教人處也僕於集注纂疏亦云

年子才中庸纂疏序曰予既為趙君序大學章句疏矣趙君又疏中庸章句以胥教誨嗚呼士惟無志則

已苟有志焉則何書之不可讀也予至是益歎趙君之用功何其專而工夫至到文理密察又何其不苟也然嘗伏讀中庸章句之書因有以見孔門傳授之正本朝諸子解說之詳矣盖自皇王以来繼天立極丁寧告戒不出是道今觀堯之告舜則曰允執其中舜之命禹則曰人心道心湯之誥民則曰民有恒性武之誓師則曰人為物靈以至成王之言生厚尹吉甫之言秉彝劉子之言天地中世之相去有久近而

聖賢之言先後一揆未嘗少殊也吾夫子生於春秋之世雖不得其位而為往聖繼絶學若過於有位者越是時朝夕講貫則又有顔子曾子見而知之再傳而復得孔子之孫子思則又聞而知之子思子又懼此道之失其傳也乃推本古先聖人之意而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作為是書以詔来世若有不能自已者焉此作書之本義也自是而後又再傳而為孟氏孟氏歿此道寥寥千五百年至我朝而濂溪周子

者出始得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明道不及為書伊川雖為書而心不慊意而火之今所傳者特其門人所記平居問答之辭而横渠張子若謝氏尹氏亦皆記其語之及此者耳若吕氏楊氏游氏侯氏則又成書然或過於高或鄰於淺或語多差失或意轉支離或背其師說或入於釋氏具見於石君子重所編新安朱文公有憂之乃沈潛反復考其異會其同參考究極以審訂

之著為章句一篇既又刪石氏編次繁亂之語名曰
輯畧記嘗所辨論去取之意名曰或問以附其後然
後中庸之旨始大白於天下可謂至矣盡矣今趙君
又纂文公文集語録及諸高第言及章句者而益之
以已見至於或問則取其評論諸子之説而附注之
是亦文公之意也學者觀乎此而有意於深造則羣
言萃於一編易以參訂既有以見文公取舍折衷之
詳又有以見門人講明論辨之當俟其首尾該貫義

理充足而後學為中庸焉則得尺吾尺得寸吾寸雖遠可近雖高可升而所自得者多矣不寧惟是厥既知之又將以其所知者而見之素履實踐焉則知與行互相發見豈不能為聖為賢乎然則纂疏之作雖出於編輯之屬而發明中庸大義將以迪民彞厚世教也豈訓故云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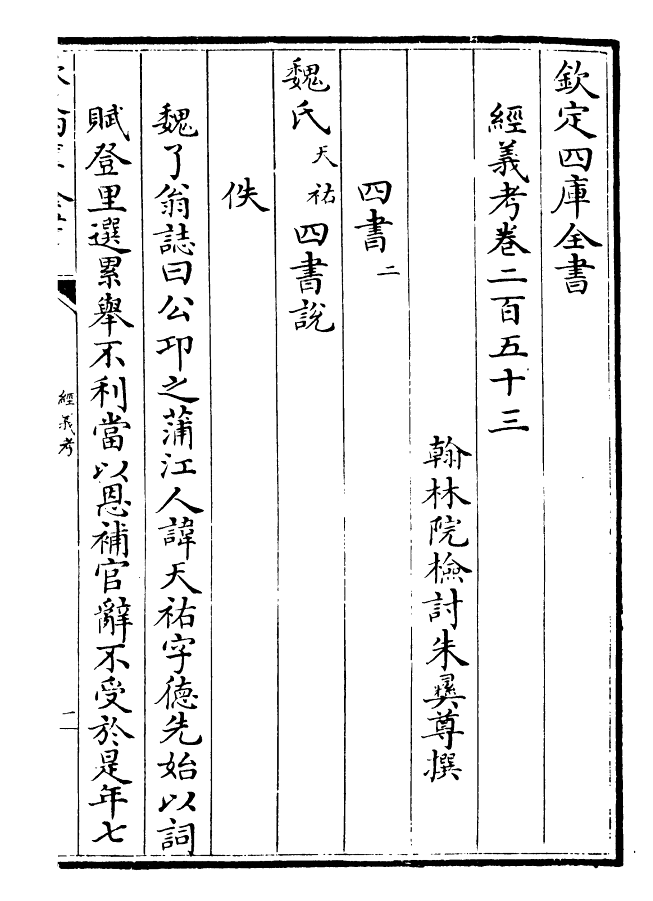
黃溍作阡表曰自考亭朱子合四書而為之說其微辭與旨散見於門人所記錄者莫克互見公始采集

以為纂疏葢公父少傅衛公嘗師事考亭門人滕先生璘授以尊所聞集公以得於家庭者溯求考亭之源委纂疏所由作也

應俊序曰朱子四書如日星麗天萬象昭著然學者儻不精體深驗而以易心讀之則毫釐之差違道已遠葢其語脉流行之處辭氣抑揚之間皆精義至理之所遇也格菴趙公始作纂疏蒐輯一門師友之言字字研覈又為推說其所未備而後讀者渙然怡然

皆得其門而入朱子有功於四書格菴又有功於朱子矣俊叨恩守括乃以邦人之志請入梓教授倪君澄王君慶高先後為校讐且沚其後論孟成會縉雲令王君既濟已刊中庸大學遂併列於學官云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四書二

魏氏天祐四書說

佚

魏了翁誌曰公卭之蒲江人諱天祐字德先始以詞賦登里選累舉不利當以恩補官辭不受於是年七

十矣益大肆於學聖賢經傳歷覽博究旁及百家之論二氏之辭融貫異同會心適意舉世之可恱可慕無以易其樂者卒年八十有二平生論著有論孟中庸大學説藏於家

祝氏洙四書集注附録

未見

胡炳文曰洙字安道建安人

姓譜洙穆之子寶祐進士景定中為涵江書院山長

胡氏升四書增釋

未見

姓譜字潛夫婺源人淳祐庚戌以布衣領薦壬子登

進士第授國史編校

江氏愷四書講義

佚

馮氏去疾四書定本

佚

姓譜去疾理宗時知興國軍

胡氏仲雲四書管闚

未見

陳氏元大四書講義

佚

姓譜守孔碩温州儒學教授世稱壯山先生

朱氏公遷四書通旨

六卷

存

按通旨一書以類編之其目九十有八曰天曰天地曰命曰性曰仁曰義曰禮曰知曰信曰仁義禮知曰仁義曰仁知曰禮義曰知仁禮曰知仁勇曰德曰道德曰中曰中和曰中庸曰敬曰一曰誠曰心曰身曰志曰意曰思曰情曰恥曰樂曰好惡曰剛曰勇曰道曰孝弟曰忠恕曰恕曰忠信曰聖曰氣曰氣質曰

才曰鬼神曰禮樂曰樂曰禮制曰權曰人曰
人品曰道統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曰孔子
曰孔門弟子曰子思曰孟子曰古今人物曰
大人曰君子曰士曰善人曰狂狷曰鄉原曰
君子小人曰教曰學曰行曰師道曰諸經曰
義利曰祭祀曰喪祭曰文質曰文曰言行曰
言辭曰過曰節操曰名聞曰異端曰人倫曰
父子曰君臣曰君位曰君道曰臣道曰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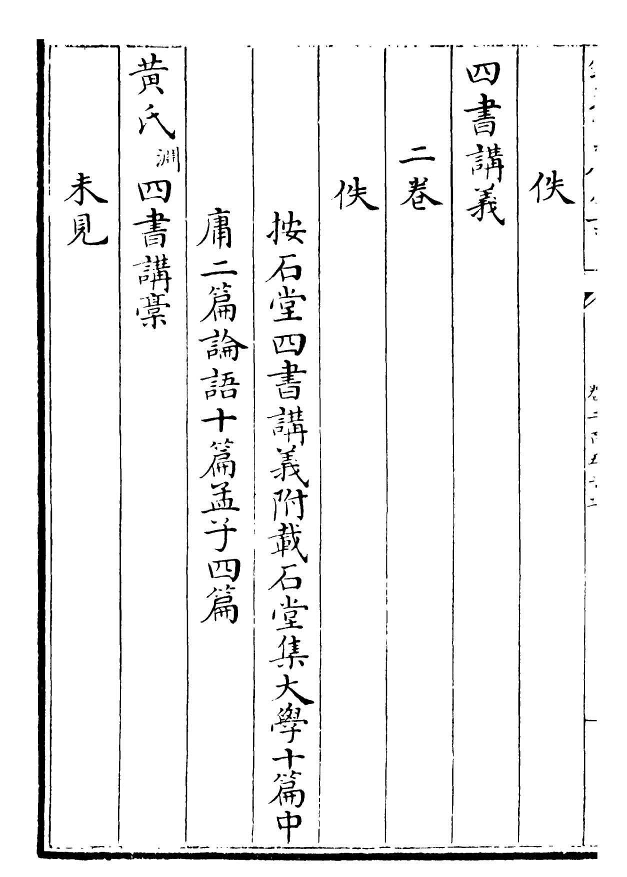
曰名分曰世俗曰知人曰用人曰交際曰義命曰富貴貧賤曰困窮患難曰辭受取予曰出處去就曰治道讀者徵嫌其繁公遷守克升鄱陽人

王氏柏標注四書

卷闕

佚

陳氏晉四書句解鈐鍵



佚

四書講義

二卷

佚

按石堂四書講義附載石堂集大學十篇中庸二篇論語十篇孟子四篇

黄氏淵四書講稾

未見

鄭氏（樸翁）四書指要

二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黃虞稷曰宋太學生與謝翱友善入元不仕

龔氏（霆松）四書朱陸會同注釋（霆松或作張）

二十九卷（又會要一卷）

未見

袁桷序曰五經專門之說不一既定於石渠鴻都嗣

後學者靡知有異同矣易學以辭象變占為主得失
可稽也王輔嗣出一切理喻漢學幾於絶息宋邵子
朱子震始申言之後八百餘年而始興者也春秋家
劉歆尊左氏杜預説行公穀廢不講啖趙出聖人之
旨徽見劉敞氏葉夢得氏吕大圭氏其最有功者也
尊王褒貶則幾於贅是千餘年而始著者也書别於
今文古文晉世相傳馴致後宋時則有若吴棫氏趙
汝談氏陳振孫氏疑焉有考過千百年而能獨明者

也詩本於大小序諸家詩已廢毛公說尊獨蘇轍氏始刪鄭樵氏悉去之朱子祖之此又幾二千年而置議焉者三禮守鄭玄氏正義皆旁證曲附唐趙匡氏始知其非宋諸儒駁鄭幾不能以立甚者疑周官非聖人書卓識獨見雖逈千百世亘萬古而不泯是則寧能以一時定論為是哉曩朱文公承絶學之傳其書序疑非西京於孝經則刋誤焉詩去其序易異程氏中庸疑於龜山楊氏程楊朱子本以傳授者也審

為門弟子世固未有以病文公也陸文安公生同時
仕同朝其辨爭者朋友麗澤之益朱陸書牘具在不
百餘年異黨之說興深文巧闢而為陸學者不勝其
謗屹然壘守是猶以泥丸而障流杯水而止燎何益
也淳祐中番易湯中氏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
文清公漢益闡同之足以補兩家之未備抑又聞之
當寶慶紹定間黃公榦在朱子門人不敢以先人所
傳為別錄黃既死夸多務廣有語錄焉有語類焉望

塵承風相與刻梓而二家矛盾大行於南北矣廣信龔君霆松始發憤為朱陸會同舉要於四書集陸子及其學者所講授俾来者有攷刪繁會精予於龔君復有望焉夫事定於千百年則罔有異論故歷舉興廢之説若是噫龔君之書有俟於後若予言亦殆將得以同傳也

黄虞稷曰貴溪人宋咸淳鄉舉元郡縣上所著書於省省聞之朝授漢陽教授不就

董氏鼎四書疏義

佚

丘氏漸四書衍義

佚

謝鐸曰丘漸字子木黄巖人講明道學鄉人尊之曰

木居先生

周氏焱四書衍義

佚

王義山序曰晦翁四書與六經並行於天地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前聖繼絶業為萬世開太平此書也葢自洙泗而後漢唐以來論孟庸學雖老師宿儒無以過而問焉者漢多訓詁之儒唐多辭章之士病在此也至宋始有伊洛諸大儒出有功於六經不細而言論孟者或不及於庸學言庸學者或不及於論孟未有知四書之為全書者惟朱夫子沈涵義理之精微研覃性命之藴奥定為四書所謂集大成

者也豈漢唐諸儒所可語此嘗謂宋理學漢唐所無宋諸儒洙泗所有於戲盛哉青原白鷺間有學先師之學者衡齋先師周君焱是也衡齋取宋高第人謂指曰金馬玉堂矣衡齋薄蓬萊弗即老於著書有通鑑論斷行於世今又有四書行義不特史學精於理學尤精也近世真西山作中庸大學行義而不及論孟非若衡齋所行為全書也或曰四書之作曾經聖人手議論安可到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非

不能也不敢也先師嘗曰某為是書極知僭踰無所逃罪先師且不敢衡齋敢爾乎曰衡齋非敢也不過發明門人所問之未及且先師庸學二序皆曰以俟後之君子衡齋先生所謂後之君子也

寶祐登科録周焱字養晦小名壽孫小字九齡本貫吉州吉水縣

江西通志周焱吉水人寶祐四年進士官南昌知縣入元不仕

吳氏梅四書發揮

佚

括蒼彙紀吳梅字仁伯麗水人何北山弟子咸淳乙丑進士官浦江錢塘二縣尉

陳氏煥四書補注

佚

曾氏子良四書解

佚

衛氏富益四書考證

佚

梁氏志道四書通紀

佚

赤城新志梁志道臨海人咸淳十年進士官教諭

胡氏一桂四書提綱

佚

王瓚曰永嘉人字德夫號人齋

何氏逢原四書解說

佚

趙氏悳四書箋義纂要

十二卷又紀遺一卷

存

劉有慶序曰聖道散而為言猶元氣散而為物未嘗

一日不燦然穹壤間惟閉蟄於冬晦冥於夜則不能

有見秦滅學學者如窮冬厚夜有目無睹千五百餘

年而大儒繼作冬復春夜復旦然後萬物形色元氣之燦然復著善觀物者觀此足矣友人鐵峯趙君悳雅是予言一日以所輯四書箋義示予予愛之曰是能羽翼傳注殆所謂無是書則是理有闕然者乎雖然散在萬物元氣之迹耳執一物以議元氣不可也學者能因迹以求其心則精觕小大孰非一貫之妙哉不然程子玩物喪志之言不可不懼泰定改元歲

甲子

李粲序曰讀書之法必先通訓詁曉文義而後可以通聖人之意譬諸泝大江必涉其流而後可以達其源也四書至文公盡矣無用更加注脚然其書中凡所援引證據或有攷於注疏音義或有取於名物度數務從簡明不復該載讀者猶或病之南昌鐵峯趙君博學多聞授徒之暇蒐輯經傳子史百家之書作為箋義鈎玄提要本末兼備要皆羽翼文公之說非有異於文公也趙君之用心亦勤矣是編出使家素

之書者得之則免借癡之誚牙籤富蓄者得之則免
檢勘之勞其有益於學者亦多矣雖然趙君之箋是
書蓋欲學者由是而知文公之說由是而通聖人之
意而造於聖人之道非務為博洽而已苟用心於枝
葉而不究其本則先儒買櫝還珠之說可不戒哉而
亦非趙君之書之意也泰定元年甲子九月
曾翰序曰韓文公謂儀禮難讀予謂惟四書為難讀
爾有能虗心涵泳切已省察知聖人之所以為聖而

吾之所以未至於聖人者精思而求之至於浹洽貫通真實履踐對是書而不愧怍者而後謂之善讀則四書之難讀豈不信邪而讀集注者於其制度器數之本末經史子集之事實羣公先儒之格言有一事之不知一語之未解若無大相害也然讀之之際不免於疑滯之患則亦善讀者之累也鐵峯趙先生以其難為憂即凡集注之所引旁箋釋於其下俾讀集注者開卷瞭然無復疑滯而何難讀之有予讀書於

肖堂陳氏館知先生用力者二十年然止欲以課兒則先生之心亦狭矣有能鐫諸梓以公天下則豈徒讀者之幸亦述者之幸也泰定乙丑仲春月

德自序曰四書箋義者箋章句集注之義也予嘗置四書於几有叩之者曰子習紫陽之説乎曰然曰大學序云王宫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王宫之學何所考盤銘或問引刀劍户牖等銘見於禮書者云何予則瞿然未知所對於是温繹前傳采摭凡要因其

言以求所本考其異以訂所疑彙箋成帙因以課兒且戒之曰朱子所釋蓋羣經子史之義皆有焉苟以四書急決科利而他書置所未暇則凡昧於傳注者不特失其所未暇遂并所急失之矣然明辨必有博學是箋也膚謭豈能畢通之後有同志補輯遺闕刪正繆戾斯文厚幸乎哉致和戊辰夏五朏

張存中曰四書箋義趙氏所輯與杜氏旁通熊氏標題相類而過於繁冗

按鐵峯趙氏箋義崑山徐氏傳是樓有雕本前有序四篇一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眉山劉有慶一將仕郎撫州路崇仁縣丞番陽李粲一承事郎吉安路同知太和州事曾翰一為德自序其書雖遵朱子論說而以大學為先次以論語又次孟子又次中庸

熊氏禾標題四書

佚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四至七

詳校官編修臣李克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吳銓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四書三

劉氏因四書集義精要

三十卷　一齋書目有　未見

張萱曰元學士劉因會萃朱子或問及門人記録

論辨之書凡三十卷

蘇天爵曰初朱子於四書凡諸人問荅與集注有異同者不及訂歸於一而卒或者輯為四書集義數萬言先生病其太繁擇為精要三十卷簡嚴粹精實於集注有所發焉

陳氏天祥四書選注

三十六卷

佚

四書集注辨疑

十五卷

存

張養浩曰或謂四書辨疑雖不作亦可竊謂人非生知孰能無疑疑而辨焉乃講學之事昔司馬溫公疑孟子歐陽文忠疑繫辭固不害其為大賢也

按四書辨疑元人凡有四家雲峯胡氏偃師陳氏黃巖陳成甫氏孟長文氏是書專辨集

注之非曾見吳中范檢討必英藏本乃元時舊刻不著撰人姓氏繹注中語於置郵傳命曰今之傳舍曰館驛亦曰馬站又曰馬鋪步遞之舍曰急遞鋪中原多事之日曾三十里置一馬鋪大槩十里一鋪為常於魯平公將出章據中原古注本以定南方本傳寫之誤又曰自宋氏播遷江表南北分隔纔一百五六十年經書文字已有不同云云成甫長文

並渕人注辭不類若雲峯四書通一宗朱子不應互異其為偃師陳氏之書無疑且其卷數亦合遂定以為天祥著天祥字吉甫官至集賢大學士中書右丞卒謚文靖

又按蘇伯修撰安熙行狀曰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注至北方者濟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負為說非之趙郡陳氏獨喜其說增多至若千言及来為真定廉訪使出其書以示人先

生懼焉為書以辨之其後陳公深悔而焚其書元史列傳亦云然則范氏所藏乃陳氏焚餘本也

胡氏炳文四書通

二十六卷或作三十四卷

存

炳文自序曰四書通何為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未通其意也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子朱

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心之所寄也其書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奥而本之皆彛倫日用之懿也合之盡於至大而析之極於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學者非曲暢而旁通之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未易謂之窮理也予老矣潛心於此者餘五十年謂之通矣乎未也獨惜於疏其下者或泛或舛將使學者何以決擇於取舍

之際也嗚呼此予所以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
會之庶不失其宗辨之庶不惑於似也予不能自謂
能通子朱子之意後之通者儻恕其僭而正其所未
是則予之所深冀也

鄧文原序曰四書之學初表章於河南二程先生而
大闡明於考亭朱夫子善讀者先本諸經而次及先
儒論著又次考求朱夫子取舍之說可與言學矣然
習其讀而終莫會其意猶為未善也纂疏集成博采

諸儒之言亡慮數十百家使學者貿亂而無所折衷予竊病焉近世為圖為書者益衆大抵於先儒論著及朱夫子取舍之說有所未通而遽為異說以衒於世予嘗以謂昔之學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學者常患其不勝古人求勝古人而卒以不如予不知其可也今新安雲峯胡先生之為四書通也悉取纂疏集成之戾於朱夫子者刪而去之有所發揮者則附已說於後如譜昭穆以正百世不遷之宗不使小宗

得後大宗者懼其亂也漢世定經傳於白虎閣因名書曰白虎通漢末封司馬遷後為史通通之義尚矣若夫習其讀而會其意此又學者之事庶無負先生名書之旨云

張存中跋曰泰定三年冬存中奉浙江儒學提舉志行楊先生命以胡先生四書通能刪纂疏集成之所未是能發通釋集疏之所未發大有功於朱子深有益於後學委命齋付建寧路建陽縣書坊刊印以廣

其傳爲此來兹書府丞志安佘君命工繡梓度越三稔始克就復以坊中諸本四書挍勘如集成標題經注善本改亦曰學之正之曰爲由增莫春和煦之時詠歌也之類皆好事者妄加增改今以纂疏集成通釋附録爲正庸學或問不敢分析失朱夫子本意編附於章句通後又於集注字之竒者增入釋文事之隱者附以通證先儒姓氏類而紀之庶初學之士亦便於考索云

四書辨疑

未見

張氏淳四書拾遺

未見

黄虞稷曰字子素南樂人至元中徵辟不就

郭氏隚四書述

佚

劉氏霖四書纂釋

蕭氏元益四書演義

佚

衡州府志蕭元益字楚材安仁人鄉舉

石氏鵬四書家訓

佚

王惲序曰義齋先生姓石氏諱鵬字雲卿父壁自五

臺東徙唐封家焉世傳儒業中戊戌選終保定路勸

農使先生早以文行師範一方至元丙子用辭科魁
多士資純篤恬於世味惟閉門讀書務為無所不窺
四書小學尤所致力集其所得遂至成書沈潛玩味
者有年反復更易初不去手易簀際屬其子承義等
曰吾平昔精力盡在是書藏之家塾以訓子孫吾世
其庶幾乎承宗奉遺命以叙引来請僕憶提憲燕南
時按行屬縣與先生有一日之雅今雖衰耄忍靳一
言庸慰存沒夫四書所載性命道德之懿修齊治平

之方道統所由傳授學者所以修習推明天理維持世教如水火菽粟日用而不可闕伊洛名公後宋諸儒集解纂疏論之詳矣近年上而公卿大夫下而一鄉一邑之士例皆講讀僉謂精詣理極不可加尚先生復能沈浸醲郁含英咀華發先儒之未及附已意之所見自為一家之說其學與志可謂勤而知所務矣葢士生斯世不可虛拘出則行道濟時隱則立言垂後況性命之理仁義之端非由外鑠皆性分之所

固有職業之所當為盡其在我者而已初無先後淺深之别故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子夏亦云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是則先生著述之本意也若秪以篤信好學修辭明志遺訓子孫啓迪後學折中聖賢則義齋之名亦當傳聞於後於是乎書大德辛丑歲孟夏吉日題

何氏 安子 四書說

佚

程鉅夫後序曰四書至朱子注釋精矣然朱子修改易簀未已天假之年則今本猶未為定本也勉齋之說有朱子所未發者雙峯之說又有勉齋所未及者亦可見義理之無窮矣後之讀者於先儒之旨曾未貫徹而或有妄肆詆議者焉一也庸一也妄其失惟均鄉貢進士何定夫能於朱子之說有所發明不阿隨又不詭異可謂善學者矣惜乎泯泯無聞於世也其子捧其父書求序引欲以傳於世予嘉之為書其

後他日當與黄饒二先生之説並傳定夫名安子自號志軒

薛氏_{延年}四書引證

未見

胡炳文曰守壽之平水人

張存中曰薛氏引四書互證四書訓詁太繁

黄虞稷曰臨汾人安西王文學

陳氏_{紹大}四書辨疑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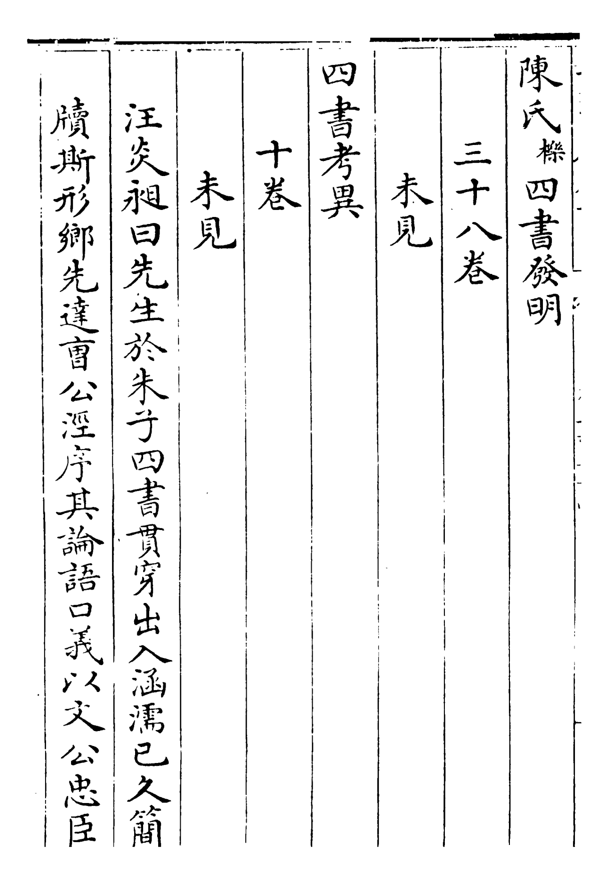
赤城新志陳紹大字成甫黄巖人元初鄉人爭習聲律紹大獨以性理之學自任為文必本經義作四書辨疑生徒二百餘人稱之曰西山夫子

牟氏楷四書疑義

佚

劉氏彭壽四書提要

佚


陳氏櫟四書發明

三十八卷

未見

四書考異

十卷

未見

汪炎昶曰先生於朱子四書貫穿出入涵濡已久簡牘斯形鄉先達曹公涇序其論語口義以文公忠臣

稱之由今以觀世有纂疏集成雖皆為四書羽翼然語錄無新舊之分衆說有泛切之混章句集注反為所汩沒讀者葢深病之及發明出而此弊始掃謂之忠臣不亦宜乎

周氏良佐四書人名考

佚

吴澂序曰朱子之釋四書義理精矣然所引用人名及其事實初學有所未詳清江周良佐博考備述俾

人名事實坦然明白間又發揮其辭語通曉其旨趣於讀者誠有資予雖老亦願得此編常置書案間豈特可為初學之益而已哉

詹氏 通傳 四書纂箋

二十六卷

佚

胡一中序曰四書之旨自漢以来晦蝕於訓詁迨朱子而大明朗如日星然其廣大精微殆有如象緯之

有躔次氣候之有步推讀者茫乎未易窺測也夫苟差於句讀則章之旨杌隉矣訛於音釋則字之義怗懘矣經傳之援據名物之本末或昧焉則鹵莽而滅裂矣理何自而明哉朱子嘗言不用聖賢許多工夫則無以見聖賢之意然則學者可不用朱子之功而求朱子之意乎臨川詹君道傳用魯齋先生所定之句讀會近代諸儒之箋釋而參訂之名曰四書纂箋藏於家塾以授其徒建陽陳君子善錄而行之乃求

為之序焉是書也亦既羽翼朱子而有功於聖門矣

其於讀者之用力又豈不易易然也哉

張氏存中四書通證

六卷

存

胡炳文序曰北方杜緱山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壽之

有四書引證皆失之太繁且其中各有未完處觀者

病焉今友人張德庸精加讐校删冗而從簡去非而

存是又能完其所未完者合而名之曰四書通證以附余通之後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德庸此書誠有補云

存中自述曰四書集注明理用事簡明為尚至集成而理愈晦矣雲峯胡先生去其晦而取其明則理通矣今趙氏箋義出而事益繁存中不揆僭越去其繁而存其簡則事亦通矣

按存中新安人

王氏充耘四書經疑貫通

八卷

未見

林氏處恭四書指掌圖

佚

赤城新志林處恭臨海人受業於舒閬風隱居教授

著四書指掌圖

汪氏九成四書類編

二十四卷

未見

鄧文原序曰四書類編者新安汪君又善之所輯也四書之學始明於河南二程先生而大闡於考亭朱夫子今家有其書學者博詞誦以熟其於進道也有涯矣然河南諸弟子之論未能無醇疵學者不遡源而求則亦莫知乎朱子取舍之意況後於此昌從而折衷之今汪君博采先德之所紀著區分彙列紬而

不雜簡而不疏既以自淑且以昜夫人又善之用心亦勤矣又善體易者也吾為君舉易以明其畧萃之彖曰萃聚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夫復可以見天地之心而不及其情大壯見天地而不及萬物維咸恒萃則天地萬物之情皆可見而萃又統咸恒之萬即歸於一者也其象澤上於地若陂水以濡其盈以沛厥施與麗澤講習之義可以類觀故學之有資於萃聚又如此吾夫子之言曰既會通以

行其典禮惟會故通不會不通也後世始為類書以便學者喜其便而研索不精適以資膚剽夌躐之病故吾於汪君既嘉有講學之益而又憂是書復處學者因是書而廢講學之益則非汪君成是書意也觀吾言者其亦有所警也夫

解氏觀四書大義

佚

江西通志觀吉水人預修宋史

邵氏大椿四書講義

佚

李德恢曰大椿字春叟壽昌人宋景定甲子年十二領鄉薦至元中為晦庵書院山長嚴州府志作龍游教諭

包氏希魯點四書凡例

未見

黄虞稷曰字魯伯進賢人吴草廬弟子

許氏謙讀四書叢說

二十卷一齋書目有

未見

吳師道序曰讀四書叢說者金華白雲先生許君益之為其徒講說而其徒記之之編也君師仁山金先生履祥仁山師魯齋王先生柏從登北山何先生基之門北山則學於勉齋黃公而得朱子之傳者也四書自二程子表章肇明其旨至朱子章句集注之出折衷羣言集厥大成說者固蔑以加矣門人高第不

為不多然一再之後不泯滅而就徼則泮渙而離真其能的然久而不失傳授之正則未有如吾鄉諸先生也葢自壯山取語錄精義以為發揮與章句集注相發魯齋為標注點抹提挈開示仁山於大學有疏義指義論孟有考證中庸有標抹又推所得於何王者與其已意併載之君上承淵源之懿雖見仁山甚晚而契誼最深天資純明而又加以堅苦篤實之功妙理融於言表成說具於胸中問難開陳無少疑滯

抑揚反覆使人竦聽深思隨其淺深而有得焉故自遠方來從學者至數百人遂為一時之盛今觀叢說之編其於章句集注也奧者白之約者暢之要者提之異者通之晝圖以形其妙析段以顯其義至於訓詁名物之缺考證補而未備者又詳著焉其或異義徼悟則曰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讒賊金先生有是言也此可以見其志之所存矣嗚呼欲通四書之旨者必讀朱子之書欲讀朱子之書者

必由許君之說玆非適道之津梁示學者之標的歟先是君未沒時西州人有得其書而欲刊之者君聞亟使人止之且恐記錄之差也則自取以視因得遂為善本諸生謂予嘗辱君之知俾序其所以然竊獨惟念昔聞北山首見勉齋臨川將別授以但熟讀四書之訓晚年悉屏諸家所錄直以本書深玩蓋不忘付屬之意自是以來諸先生守為家法其推明演繹者將以反朱子之約而已故能傳緒不差闡大光明

式克至於今日也又念某識君之初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於君君是之復舉朱子見延平時其言好惡同異喜大恥小延平語以吾儒之學理不患其不一所難不殊耳朱子感其言精察妙契著書數十萬言莫不由此學者於朱子之書當句讀字求必若朱子之用功而後足以得其心此君之拳拳為人言者也然則得君之叢說而讀之者其於君教人讀書之法尤不可以不知也故因併著之君名謙其世系履行

與凡他經論著詳具友人張樞子長所為行述茲不復贅云

黄溍作墓志曰先生叢説敷繹義理惟務平實嘗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義廣讀者或不能悉究其義以一偏之致自異初不知未離其範圍其可以易心求之哉

安氏熙四書精要考異

佚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四